

伟大的
博物馆



精评馆藏名作 点亮艺术之眼

米兰

布雷拉美术馆

MILAN BULEILA MEISHUGUAN

〔意大利〕斯蒂芬尼·祖菲 编著
向菲 译

内蒙古科学技术出版社

伟大的
博物馆



Pinacoteca di Brera Milano

米兰 布雷拉美术馆

〔意大利〕斯蒂芬尼·祖菲 编著
向 菲 译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米兰布雷拉美术馆 / (意) 斯蒂芬尼 · 祖菲编著;
向菲译. — 赤峰: 内蒙古科学技术出版社, 2018.1

(伟大的博物馆)

ISBN 978-7-5380-2927-7

I. ①米… II. ①斯… ②向… III. ①美术馆—介绍
—米兰 IV. ①J154.6-28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8) 第025741号

米兰布雷拉美术馆

编 著: [意] 斯蒂芬尼 · 祖菲
译 者: 向 菲
责任编辑: 许占武
封面设计: 李 莹
出版发行: 内蒙古科学技术出版社
地 址: 赤峰市红山区哈达街南一段4号
网 址: www.nm-kj.cn
邮购电话: 0476-8227078
印 刷: 山东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字 数: 120千
开 本: 787mm × 1092mm 1/16
印 张: 10.25
版 次: 2018年1月第1版
印 次: 2018年7月第1次印刷
书 号: ISBN 978-7-5380-2927-7
定 价: 108.00元

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我社联系。电话: 0476-8237455 8225264



目 录

11

米兰布雷拉美术馆

23

主要馆藏

155

参观指南

158

艺术家和艺术品索引

点亮艺术之眼

——伟大的博物馆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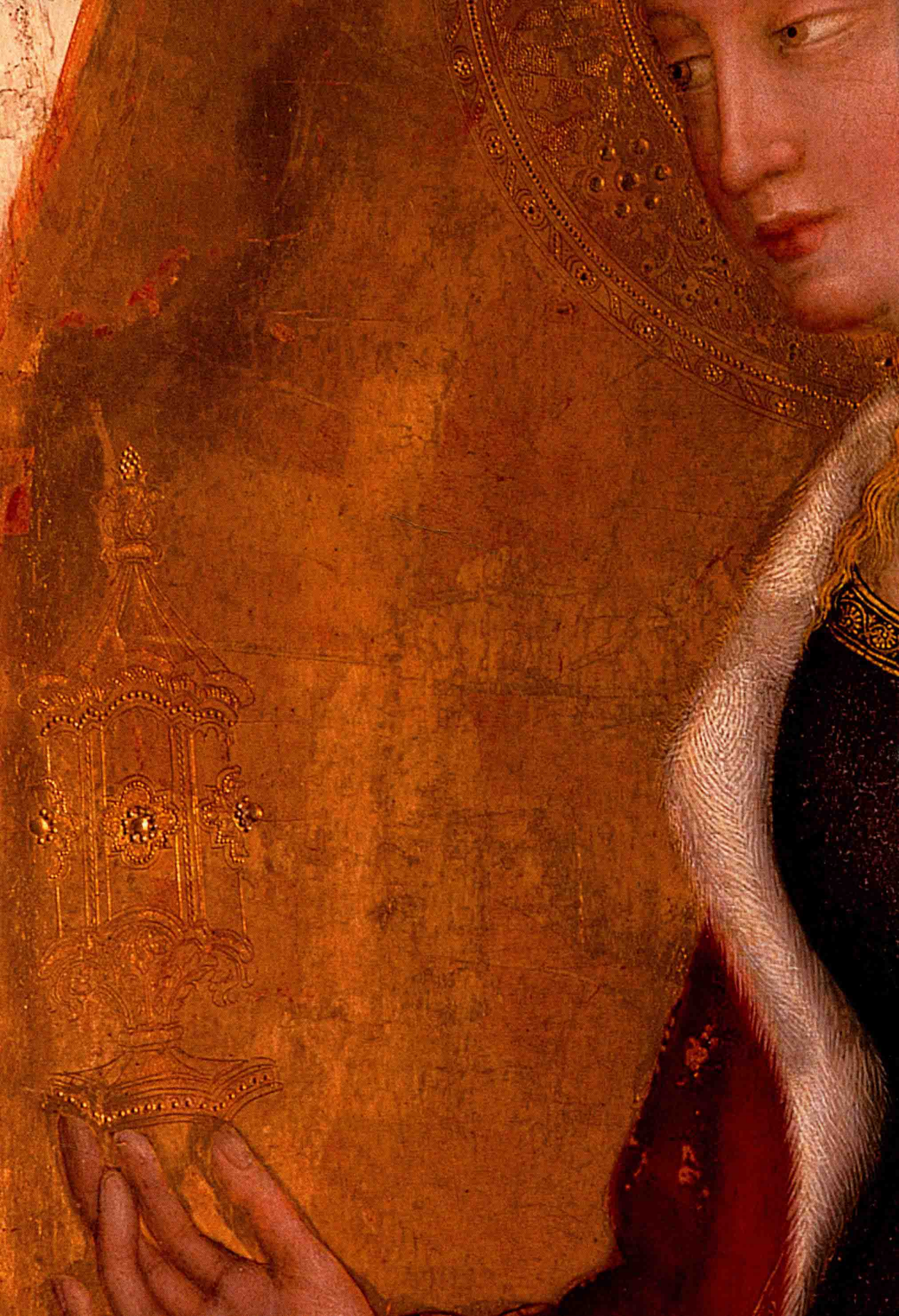
伟大的
博物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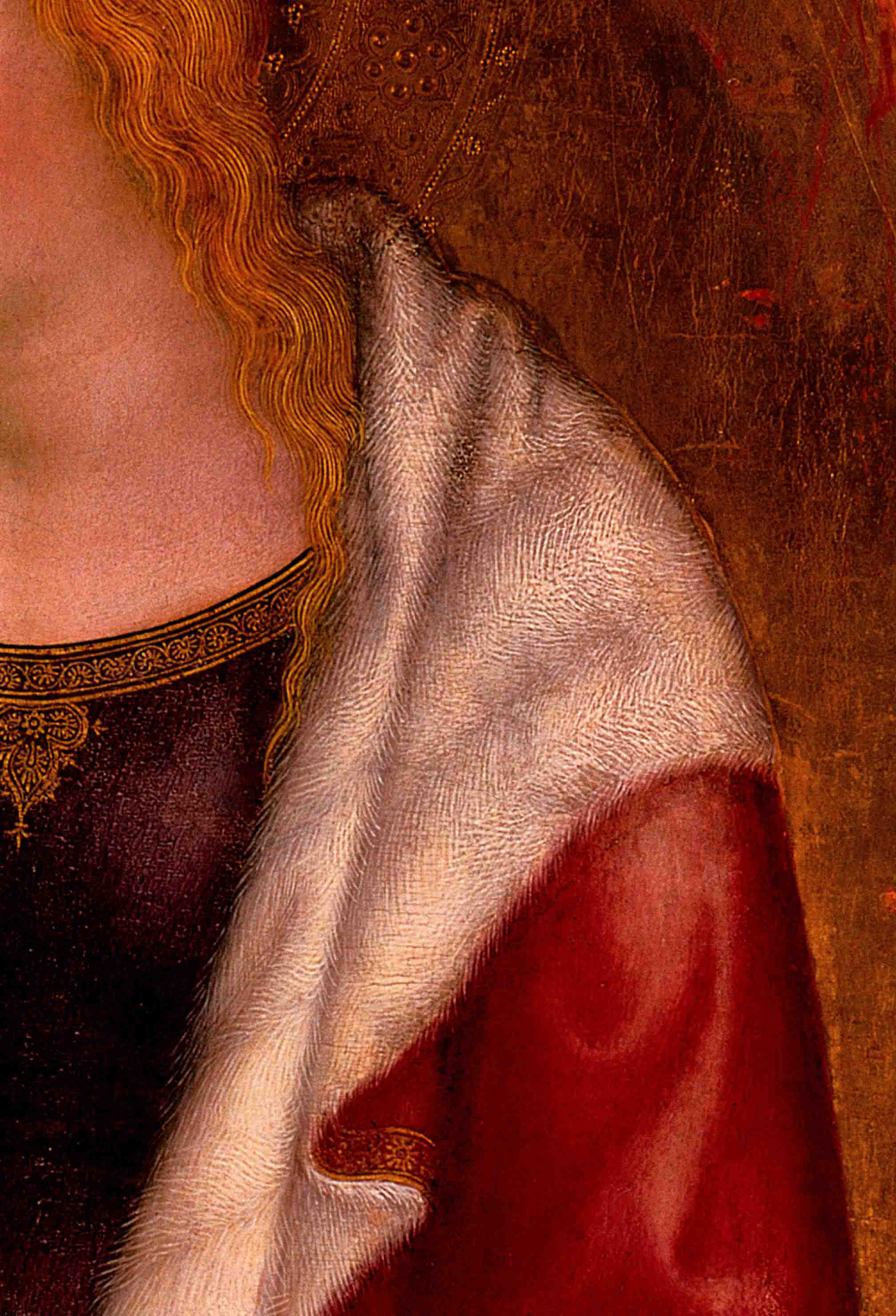
Pinacoteca di Brera Milano



米兰 布雷拉美术馆

〔意大利〕斯蒂芬尼·祖菲 编著
向菲 译





前 言

“真开心，妈妈！我去了博物馆。”这是我五岁的女儿弗朗西斯卡在回家路上的评论。这是她第一次参观布雷拉美术馆。实际上，她在美术馆的大厅里跑来跑去，并不是马上就兴致勃勃。圣人殉道、耶稣受难，都是最先吓到她的场景。所幸，我们很快就逃到一个展厅，那儿有布雷拉美术馆的讲解员，他正在给孩子们普及博物馆知识。讲解员指着罗伦佐·洛托的肖像，问孩子们在画中人的手上看见了什么，准确的答案应当是一本书。可话音刚落，就有一个孩子喊道：“是遥控器！”大伙儿都笑了。这下，弗朗西斯卡来了兴致，她想亲自去核实一下，“爸爸，这不是个遥控器，是本书！”接着，她自己开始寻找，看看是不是其他画里面也有书。我暗自期望，她要是能碰巧在一幅画里找到个遥控器该有多好！后来，她又去找动物，再后来，其他的小朋友也跟着她学。在博物馆，她开心得像个疯子，因为她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解读密码。

很显然，要想享受在博物馆里的时光，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找到解读的密码。布雷拉也有它自己的密码。比如，谁要是想来看大的博物馆，那他就弄错了密码；谁要是想走马观花地瞻仰一下陈列的展品，那这路子也不对。正确的姿态，是怀着对发现的热爱。布雷拉会令你震惊！一进门的一个展厅，放着一个绘有13世纪壁画的完整圣坛，它正对着法布里亚诺金碧辉煌的多联画屏。这幅圣坛画画的是马尔凯的罗马塔山谷。站在它面前，你竟会恍惚，这究竟是一幅画，还是一件艺术珍品？在布雷拉美术馆，曼特尼亚不止有他那非常著名的《哀悼基督》，还有其他珍贵的作品。《哀悼基督》这幅画的真正主题并非基督本身，其重点在于撑起基督的躯体的石板——“涂油礼之石”——这是耶稣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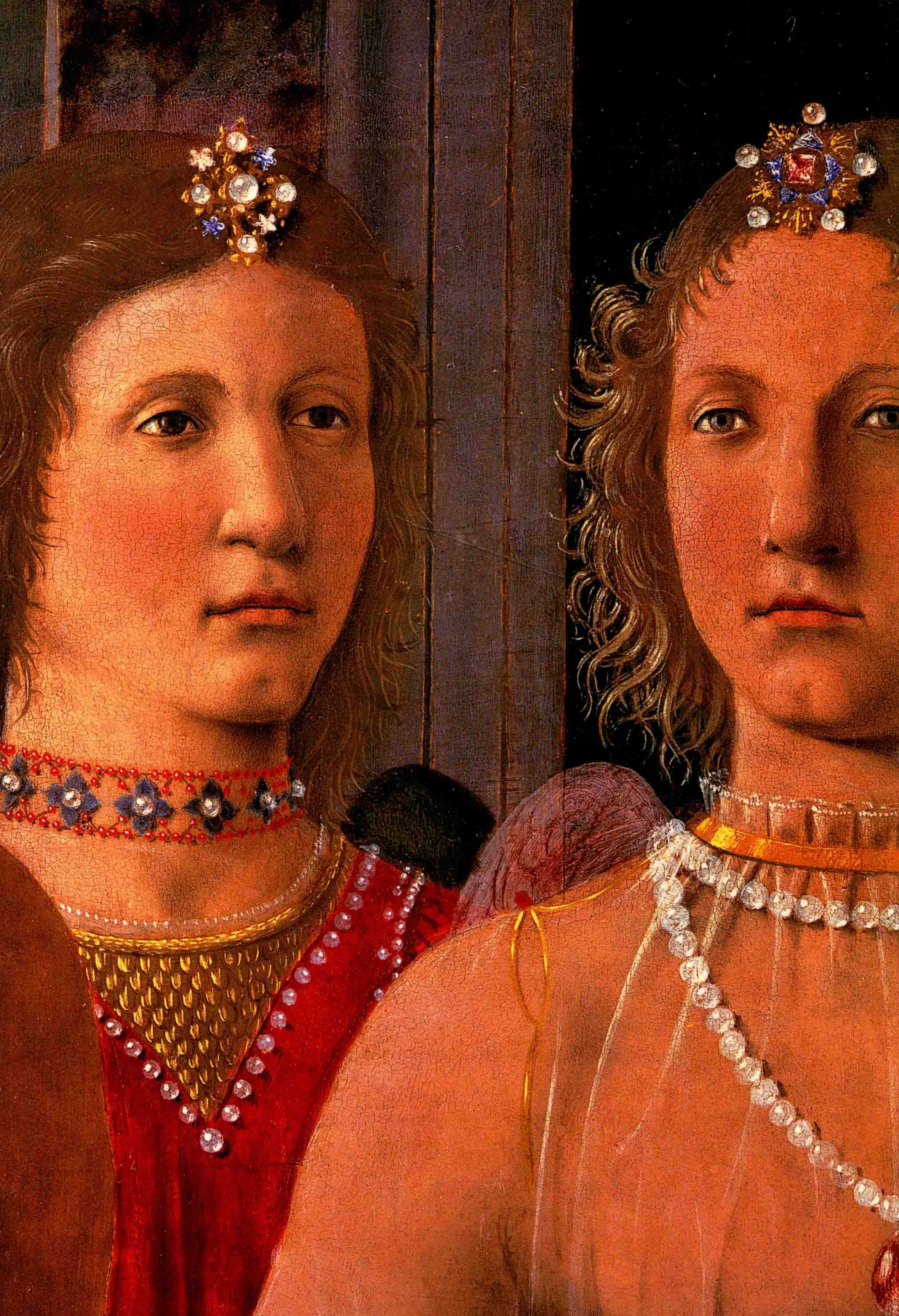
受难时留下的非常著名的圣物，如今已经不存在了。另外，这里还收藏着曼特尼亚的《圣路加教堂祭坛画》。画家创作这幅画，原本是要放在《福音书》的作者帕多瓦的墓前，后来由于拿破仑一世的征用，才来到了这里。

弗朗西斯科的《皮耶罗的蛋》，是布雷拉美术馆的标志性作品。画家将场景设定为神圣对话。画中，文艺复兴样式的教堂的拱顶下，悬着一枚鸵鸟蛋，费德里科·达·蒙特费尔托公爵跪在地上。那枚鸵鸟蛋有什么意义呢？要想真正弄懂，就需要找到刚刚所说的“钥匙”。任何教堂里的绘画，如果没有准确的切入点，都难以正确解读。假如我们观察这枚蛋，我们会发现它很大。而在现实中，最大的蛋是鸵鸟蛋。在中世纪，人们认为，鸵鸟蛋是唯一的不用孵化就可以自然裂开的蛋。这便是切入点！将鸵鸟蛋比作圣母无染原罪的象征，隐射玛利亚，即耶稣的母亲。

和《皮耶罗的蛋》一样，收藏在布雷拉美术馆中的其他绘画作品的每个细节，都在讲述着类似的故事。这也包括以爱情为主题的绘画。比如，在《帕拉·斯福尔扎》这幅作品中，公爵卢多维科正对着妻子贝阿特里奇和还在襁褓中的孩子。而在卢多维科身旁，还有另一个孩子。他是谁呢？原来，他是公爵和情妇切奇利娅·加莱拉尼的孩子。在今天的克拉科夫，达·芬奇曾为切奇利娅作画，使她在《抱银鼠的女子》里得到了永生。当达·芬奇的画在布雷拉美术馆展出时，前来参观的人们热情都十分高涨。当时，这幅画正好对着《帕拉·斯福尔扎》，恐怕没有人捕捉到这偶然的事件。几个世纪过后，再次出现了丈夫、妻子和情人的“三角恋”。

在布雷拉，还有一个著名的吻——海耶兹的《吻》，它算得上是浪漫意大利的圣像。可惜的是，最近一项研究赋予了这幅画以真实主义的解读方式。让浪漫的色彩远去，实为不幸。解读称，这幅画实际上暗含着政治上的讽喻，代表了在独立战争期间，法国和意大利的结盟。这让浪漫主义者多么失望啊！

马可·卡尔米纳蒂





目 录

11

米兰布雷拉美术馆

23

主要馆藏

155

参观指南

158

艺术家和艺术品索引



米兰布雷拉美术馆

玛利亚·特蕾莎·菲奥利敖

米兰布雷拉美术馆是一座拿破仑时期的大型博物馆，和卢浮宫有些相似。这里收藏了欧洲绘画史上最高水平的作品。布雷拉美术馆的特点在于，藏品多为贵族的收藏。它体现了一个时代下的“国家收藏”，是在一个王朝的征服策略下促成的。布雷拉美术馆位于一座宏伟的建筑中。该建筑是典型的后巴洛克风格，形成于耶稣会士时期，不过它的历史要更加久远。实际上，早在1201年，当卑微者派的半僧侣式修会在米兰建立时，便选址于这座中世纪小城的边缘地区。那时，这里一片荒芜，无人居住，恰好适合宗教活动的开展。实际上，卑微者派在开展宗教活动的同时，还积极发展生产，他们的呢绒生产在西方家喻户晓。这片用于耕种的偏远田地，就是所谓的“Braidà”（法语，意为一片葱郁的草地），正是“布雷拉”一名的起源。1229年，僧侣们开始修建修道院和圣玛利亚教堂。圣玛利亚教堂的工期持续了很久，直到1347年才最终完成。这座教堂有一面墙是由黑白相间的大理石筑成，它是来自意大利比萨的雕塑家乔瓦尼·德·巴尔杜齐奥的作品。修道院和教堂在一座楼里，后来一起消失，又再次重建：幸存下来的是一些14世纪的朱斯托·德·麦纳博怡的壁画，在布雷拉美术学院的一间教室里还能看到它们。另外，还有一些教堂正面以及雅致的大门的建筑碎片，19世纪末被收藏在了斯福尔扎城堡。

卑微者派的僧人在这里过了大约三个多世纪与世隔绝的生活，直到红衣主教卡洛·博罗梅奥时期，教会的腐败和衰落达到了顶峰，教皇无力承压，于是解散了红衣主教会议。庇护五世接下他的衣钵，而教会连同附近的土地则交给了耶稣会士，他们在这里建起了学校。这里的学校提供的是大学水平的教育，课程很丰富，除了自然科学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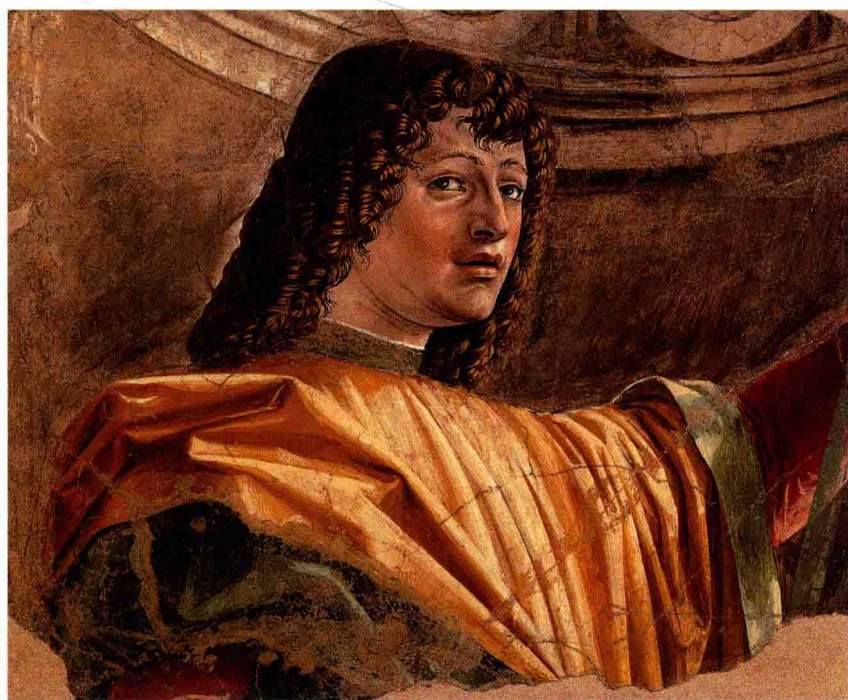
卢卡·西诺雷利
《受笞刑的耶稣》
1475



如物理、数学、天文学以外，还有语法学、修辞学、哲学和神学等，对学生的影响十分深远。为了满足日益扩大的教学需求，1573 年建筑师马里奥·巴斯受命，负责扩建学校。购买边界土地，以及使耶稣会士的资产合法化的需求，和日益上升的财政困难捆绑在一起，这让巴斯的工程举步维艰，最终于 1590 年停工。直到 17 世纪上半叶，米兰著名建筑师弗朗西斯科·玛利亚·里齐尼的到来，工程才得以恢复。1627 年起，修道院所在的区域被重建，第一批教室建成。1630 年的鼠疫，使得工期再次出现停滞，这次间隔以后，后续工程进展十分缓慢。直到 1651 年，里齐尼的工程才最终获准通过。不过，这并不意味着工程是一帆风顺的。1658 年，建筑师里齐尼去世，后续的工程交给了他的儿子詹多梅尼科，以及其他两位建筑师杰拉莫·夸德里奥和乔治·罗梭纳。他们完全遵照了里齐尼的设计蓝本。建筑物的正面由砖砌成，壁柱和墙面都清晰可见；院子是长方形的，

有双排的塞利奥拱的敞廊；连接院子和拱廊的台阶很宽阔，一共有两级，所有这些和里齐尼设计的图案相映成辉，建筑风格也采用了其他耶稣会址的模式，类似罗马的罗马学院，以及帕维亚的博罗梅奥学院。

1773年，耶稣会被迫解散。布雷拉学院收归国有，并迎来了一个新的阶段。当时，处于统治地位的奥地利政府不愿看到教会垄断教育的局面。改革计划由玛利亚·特蕾西亚女王推行，规定教育既要包含现代的科学技术，也要有人文方面的内容。出身于万维特里学院的建筑师朱塞佩·皮耶马里尼，作为当时的米兰国家建筑总督察，被任命负责完成米兰布雷拉美术学院和爱国会（后来的伦巴第科学文学院）的收尾工程，以及两所学校共同的图书馆的建设工作。这两所学校均成立于1776年。1778年，皮耶马里尼启动了图书馆的建设工作。图书馆的入口是一个宽阔的大台阶，看上去很有气势。后来，皮耶马里尼还参与了天文观测台的修复工程。天文台设置于1764年，这归功于意大利天文学家鲁杰罗·朱塞佩·博斯科维克。



多纳托·布拉蒙特
《握戟之人》（局
部）1487-1488